

●李国文专栏●



李国文
倘若能清醒地面对那些对自己的吹捧,捅破其中的泡沫与虚华,就不至于神志昏迷了。肥皂泡在阳光下,虽然也能色彩斑斓一会儿,但是,终究会一个个破灭。如能明白这些,那么,留给后世的笑话,也许会少很多了。

傲慢关云长

□李国文

关羽,三国时蜀汉名将,在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里,被神化了。不过,在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中,评他“刚而自矜”,倒是对其准确的评。刚正、刚直与刚强,自然是好的品质,但是,若不能刚柔并济,一味地“刚”,则易“折”,因此,这两者存在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。

老子说:“不自矜,故长。”自矜者,骄傲也。上至圣人,下至凡庸,几乎无一幸免,不过,程度不同而已。毛主席告诫过:“虚心使人进步,骄傲使人落后。”其实,岂止于落后呢,关羽最后脑袋都骄傲掉了。人类天性中有许多弱点,骄傲便是一种很可怕的弊端。

这种可怕的错觉,一是来源于对自己过于膨胀的估计;二是由于抬轿子、吹喇叭者的蛊惑。

关老爷就是这样“自误”加上“人误”,最后走向了麦城。现在看来,他的失败,一方面是自身个性悲剧所造成的,他太自信,太骄傲,太藐视别人,也就是“刚而自矜”。另一方面,也是众人吹捧的结果。

还是看一下关羽的吹捧者吧。第一名,当属曹操。三日一小宴,五日一大宴,上马金,下马银,弄得关羽简直不知天高地厚。对于自己的估计,渐渐失去一份实事求是的清醒。忘了自己曾经是一名马弓手,而真当上“汉寿亭侯”了。

第二名,该是孙权了。连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束手待擒的曹操,都成了正确的错误,居然不予以追究,这使关羽更加自以为是、刚愎自用嘛。

第三名,该是孙权了。非请人到荆州说媒,要把关云长的女儿娶过来作儿媳,结果,关老爷还不赏脸,怒吼了一声“虎女安配犬子”,就把媒人赶跑了。显然,孙权吃了“闭门羹”,碰了一鼻子灰。这样一来,关云长益发趾高气扬,哪把东吴看在眼里?

第四名,还得说说曹操。关云长水淹七军,威震华夏,其实,离许昌尚远,曹操虚张声势,赶紧提出要迁都,以避其锋。这就等于把关老爷的虚荣心,哄抬到一个“只许成功,不能失败”的特殊位置。

最后,关羽被吕蒙打得只剩下十几个残兵败将时,连早年被围土山、约三事的暂时妥协也办不到了。此时,他已经错被捧为盖世英雄,英雄怎么能低下高昂的头。危难在即,他不但无路可退,连拐

个弯儿也不行,只好“英勇”地走向了死亡。鲁迅先生就曾尖锐地指出过:“骂,倒未必会骂死人,但捧,却是可以致人死命的一法。”

谁都知道,曹操捧关羽,是做样子给大家看,看俺曹孟德是多么礼贤下士,襟怀宽阔,求才若渴,热情感人。说穿了,不过是在延揽人心,扩大影响,其本意仅仅是宣传自己而已。诸葛亮捧关羽,是求一个内部安定团结的局面,在实施政策过程中,不至于被这个自视甚高的刘玄德“把兄弟”干捣捣乱了。孙权捧关羽,那目的更简单,只是想麻痹对手,把荆州夺回来。因此,天底下的捧角者,无不有私下不可告人的意图。这世界上,不但没有免费的午餐,也找不到一个纯粹是为吹捧而吹捧,无欲无念在那儿拍他人马屁的捧场者。

过高地估计个人的作用,往往会作出不能切合实际的自我估价。其中,一种人,指他自己,被一点成绩冲昏头脑,把“圣母”二字贴在额头上;另一种人,美人迟暮,壮士已矣,历史早掀过他那一页了。尽管如此,仍抱着旧日情结,动不动摆出老资格的招牌。这两类人,是最经

换伞的智慧

□王厚明



日常生活中,总有些事实如如来,当意外降临时,能否保持足够的冷静,是处理问题的关键。人生最曼妙的风景,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有位商人为了躲避战乱,把积攒丰厚的钱财置换成了银票,并藏在一把特制的雨伞伞柄里。在归途中,商人疲乏,在亭亭边打了个盹,没想到,睡醒之后雨伞不见了。面对突如其来变故,这位商人很快冷静下来。他发现包裹完好无损,断定十有八九是过路的行人顺手牵羊,应该就在附近居住。于是,他决定在此住下去,购置了修理雨伞的工具,干起了修伞的营生。数月过去了,他仍未等来自己的伞。

很多当地人,伞坏之后,都会选择买一把新伞。商人打着“旧伞换新伞”的招牌继续营业。一时间,来他摊位上换伞的人络绎不绝。有位年轻男子来换伞,商人发现,正是自己丢失的那把,立即给那人换了一把新的,随即发现,隐藏的银票分文不少,当日,他收拾行李,悄然离去。或许,这只是一则故事,却给了人们生活哲理。

晚清,两任帝师的翁同龢,曾写过一副对联:“每临大事有静气,不信今时无古贤。”指的就是身处绝境时,如能举重若轻,始终镇定自若,必能经历大事,担当大任。历史也印证,静气十足的人,往往能临危不惧,处变不惊。

诸葛亮在街亭失守时,司马懿亮居然临危不乱,大开城门,在城楼上抚琴应对,一出精彩的“空城计”,诠释了以静制变的智慧。

在东京奥运会上,女子十米气步枪举行资格赛,中国选手杨倩仅排名第六,决赛中,直到最后一枪才完成了惊人的“逆转”。赛后,杨倩接受采访时说:我自己没有想那么多,尽力做好自己,稳定住情绪。正是关键时刻的心无旁骛、静气十足,才帮助她实现了逆转传奇,成就了冠军荣耀。

《大学》中说:“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后能得。”其实,那位丢失重金的商人也一样,正因为内心有着足够的静气,保持遇事不乱的定力,才能顶住压力与困难,从容应对挑战,化危为机,走出困境。

苏洵曾在《心术》中写道,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,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,然后可以制利害,可以待敌。”然而,如果遇事只是不慌不忙,心平气和,对突如其来变故束手无策、解围无招,就成了反应迟钝的麻木。成大业者,不仅在于遇事不乱、处变不惊,更重要的是不气馁、不认命,相信“办法总比困难多”,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。

南宋绍兴十年七月,杭州城最繁华的街市失火,一位刘姓富商苦心经营大半生的店铺,毁于一旦,他并未因此沮丧崩溃,而是冷静想到街市将来必然重建,就必然需要建材,于是,抓紧开始采购大量木材、毛竹与砖瓦等建材。没过多久,朝廷颁布重建律令,凡经购建材者一律免税。一时间,杭州城大兴土木,建材供不应求,价格飞涨。刘姓商人将采购的建材出售,所获利润超过了被火焚毁的财产。正如《管晏列传》中所言:“因祸而为福,转败而为功。”

以色列三分之二的面积是沙漠和荒山,全年七月无雨,土地贫瘠而又干旱,人均水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%。19世纪末,美国作家马克·吐温来到这里,失望地写道:“在所有景色凄凉的地方中,这儿首当其冲,这里寸草不生,死气沉沉。”然而,以色列人并没有屈服认命,一直在积极探索节水储水的方法。1962年,哈特泽里姆村的一个农民偶然发现,水管漏水处的庄稼长得格外好,后经过反复试验证明,滴灌灌溉是减少蒸发、高效灌溉及控制水肥农药最有效的方法。这项发现,立即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。1964年,成立著名的耐特菲姆滴灌公司,帮助以色列创造了农业产出翻了五番的奇迹。

无论是失窃商人的换伞智慧,还是杭州富商的转败为胜,抑或以色列的滴灌奇迹,都透露出一个不变的道理:人生路上,大事难事常经历,逆境困境常遭遇,可贵的是,永不放弃的意志,永不屈服的精神,在苦难和挑战面前,不轻易说“不”,多一些“办法总比困难多”的信心,多一些“旧伞换新伞”的智慧,就能闯过“危”的山重水复,迎来天高地阔、柳暗花明的崭新境界。

人生的四种孤独

□许可可



假期整理书橱,遇到几年前买了却没翻开的蒋勋《孤独六讲》,一口气读完。之前读过他关于中国美术史、西方美术史、魏晋风骨的书,虽然写得好,读得开心,但总觉得他太过柔软。直到后来花了几个午睡时间听完蒋勋讲《红楼梦》,被他圈粉。所以读这本《孤独六讲》,就感觉横竖都是好,满篇都是人性的慈悲与体贴。

有时一个人坐在桌前,喝着无数泡后味道寡淡的茶汤,想起《孤独六讲》,想问问自己:你孤独吗?不知道。但是很喜欢各种孤独的人和孤独的情绪。孤独不仅是蒋勋看来美学的最高境界,也许还是人生的底色。

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嫁给了另一个

中学同学,大家都认为二人青梅竹马、门当户对。前几年女同学对我说:“我发现结婚之后,有时候两个人在一起却让我有一种巨大的孤独,你能理解吗?”我忘了当时怎么回答,但读完《孤独六讲》,似乎有了更深的体会。

我理解的孤独有四种。

第一种,浩瀚宇宙的孤独。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。”“高台孤矗昂首望,穹窿尽守宇宙。”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”人在大开大合又无人所扰的风景中,特别容易产生这种感触。记得有一年在南非,看了荒芜的草原、雄浑的高山、咆哮的大洋,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忘了谁说的话,“观江山,览风雨,

常觉江山风雨之外,别有动人心者”。当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动人心魄,现在明白了,是浩渺宇宙高山流水给这份美丽的孤独。

第二种,生离死别的孤独。我等凡夫俗子,一生中最难承受的无非生离死别二事,冰心的诗集里有句话:“生离,是朦胧的月日;死别,是憔悴的落花。”那种痛彻心扉的苦楚,岂是两个美丽的比喻能割舍的一二呢。

“君埋泉下泥销骨,我寄人间雪满头。”第一次读白居易写给元稹的这两句悼亡诗,出声轻读了几遍,眼泪就淌了出来。不忍想象最惨割舍的人先我而去,在某个杏花微雨的日子,抱着白色的百合到山间的某处祭奠、怀念。亦如李清照:“今年瘦,非干病酒,不是

悲秋。”死别撕心若此,生离也难担受。正如一位法国诗人所说,分离就是轻微的死亡。还是白居易:“相知岂在多,但问同不同。同心一人去,坐觉长安空。”那个人离开了,整个长安的繁华都与我无关了,“从此无心爱良夜,任他明月下西楼”。

第三种,熙攘人群中的孤独。“冠盖满京华,斯人独憔悴。”年少时背了语文课本上那么多杜甫的诗,却鲜能真正喜欢。长大了才明白“沉郁顿挫”的背后是多么孤独苍凉的人生底色。好比我们参加了热热闹闹、觥筹交错的聚会,回到家打开灯,看到镜子里的自己,觉得陌生甚至丑陋,生怕哪天变成了王尔德小说中的道林·格雷。风风火火,凄凄惨惨。又如苏轼:“谁见

幽人独往来,缥缈孤鸿影。”

第四种,迷失自己的孤独。从《琵琶行》说起,你知道琵琶女为什么“夜深忽梦少年事,梦啼妆泪红阑干”?我想,她不是因为想念重利轻离别的丈夫,而是想起轻歌快舞的年少岁月,转身却发现自己在一叶孤舟中漂泊,那种痛楚,一定比思念更伤人。正如北岛的《波兰来客》:“那时我们有梦,关于文学,关于爱情,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。如今我们深夜饮酒,杯子碰到一起,都是梦破碎的声音。”

前几天朋友发来易中天的一篇文章《劝君莫谈陈寅恪》,读完深以为意。但此处做结,想不到比陈寅恪更恰当的一句诗:“一生负气成今日,四海无人对夕阳。”

老兵的爱情

□安世乔

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,母亲把旧物从阁楼上拿下来晾晒。一双特制的皮鞋勾起了家人的回忆。这双皮鞋是太姥爷的,是民政部门专门为这位在抗战中受伤的老兵量身定做的,一只鞋的内底明显高于另一只。里面的鞋垫,是太姥爷亲手绣制的。70多年前,一位残疾退伍军人和一位抗战烈士的遗孀,伴随着新中国成立的隆隆礼炮走到了一起。

那个秋天,太姥爷在地里收玉米。一抬头,她看到青纱帐边走来了一个汉子。难道真是自己的丈夫回来了?像,却不是。她低下头,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。

“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,再往前走一步吧。”村干部劝她说。丈夫牺牲的消息传来后,这样的话,她听到不止一次了。每次她都摇头,说不哪天他就回来了呢。她一直不相信自己的丈夫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这次,村干部把一个汉子带到了她面前。“这也是打过鬼子的八路军,腿被鬼子的子弹打穿……”村干部说。

太姥爷看到了,他走路有点儿不方便,一只鞋子磨得露出了脚垫。他没再摇头,说了一句:“我给你做双鞋吧。”

“能做一辈子吗?”他问。

“嗯!可是,每年清明我得给孩子爹烧纸。”

“行。”汉子说,“都是枪林弹雨里闯过的兄弟。我活着,是捡了条命。”

听了这话,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

如果不是“闹鬼子”,她家里应该是四口人。丈夫在邻县棉花坊做工,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家。那年,女儿四岁了,儿子还不满一岁。

那天一大早,丈夫回来了。她忙着给孩子们穿衣服,也没在意。

他在她身边站了一会儿,说:“工做不下去了,鬼子闹得厉害。我要去当八路军,打鬼子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你以后好好照顾自己和孩子。”他说。

简单的几句对话后,丈夫就走了。多年以后,太姥爷一直后悔,那天没给他做顿饭吃,也没来得及给他带上一双新鞋。

鬼子进村了,她带着女儿和乡亲们一起躲进青纱帐。大家正恐慌时,青纱帐里钻出埋伏着的八路军。“乡亲们别害怕,我们掩护,你们赶紧往村南转移……”八路军就在身边,那丈夫也一定在不远的地方。她想。

再后来,她加入了妇救会,和村里的妇女们站岗放哨,做军鞋。她想,说不定这军鞋能穿在丈夫脚上。

可丈夫一去,就再没回来。她等等,等来的是一张烈士证书。

太姥爷说,如果不是遇到后来的太姥爷,她还会一直等下去。

那天,村干部走后,两人在田埂上交谈了许久。她讲战乱中乡亲们的流离与抗争,他讲战火中的军旅生活和战斗经历……庄稼被风吹得唰唰响,仿佛它们在倾听。

是啊,这些庄稼也是大地的儿女,它们随时会变成刀枪,变成战士。一次,伪装成老百姓去侦察敌情,路上,和一个骑马的鬼子相遇。鬼子产生了怀疑,没问几句话便举刀砍来。她一闪身,刀砍在腰间别的一双布鞋上。这时,一阵大风刮来,青纱帐发出一阵呜呜,鬼子的马受了惊,驮着鬼子狂奔而去。

“那是乡亲们刚送到队伍上的新鞋,还没舍得穿。那双鞋替我挡了刀。”他说。

太姥爷又落泪了。

经历了苦难和战争的两个人走到一起,建立了新家庭。

识文断字的太姥爷退伍后在村里任党支部书记,他不顾伤残投入劳动。我至今还记得太姥爷挥动长鞭赶着马车的样子,送肥运粮,干劲十足。那时,太姥爷脚上常穿的就是太姥爷给他做的布鞋。太姥爷一手好针线活儿,让太姥爷穿得舒适精神。

1982年,太姥爷得了重症。她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,一连做了几双布鞋和鞋垫。太姥爷执意要带她到省城做手术。手术非常成功。“赶上好日子了,我那儿子要是生在现在,也不会夭折的。”太姥爷感慨。“所以,咱得好好活,替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活,替没有赶上好日子的人活。日子会越来越好的!”太姥爷说。

太姥爷去世于2000年,享年98岁。他去世那年,一双特制的皮鞋还没来得及穿。太姥爷“不沾公家光”,执意要退回去。但听说因为他是特制,退了别人也无法穿,才保留了下来。

平淡的喜悦

□耿艳菊

地点燃了起来。她常坐在那里痴情地远眺近看。山岗下是一座小城,黄昏时候,已是万家灯火。她说,人间灯火,胜过群星。

偶然在图书馆里借得清少纳言的《枕草子》,看得一步一喜悦。没有什么宏大的叙事,都是平常的清淡生活。比如,洗头化妆,穿上浸满香气的衣裳,即使在没人看见的地方,心中也十分快活。再如,江桥、鹊桥、相逢桥、小野的浮桥,听了名字觉得很有意思,还有假寐桥等等。

有人对《枕草子》谈论自己的看法,说最适合把它放在枕边,以平和的心态,闲闲地一段一段看下去,便会觉得,平实生活中那些令人头疼的压力和烦恼,反倒悄然而散。

《枕草子》以淡雅有趣的文字所记录的,都是平淡生活中的小事情,是家常小日子,是庸淡光阴的“细微的纹理”,是纹理上淡淡的喜悦之花,用时光穿针引线,连起细水长流的温馨和趣味。“家常的东西

都是好的。”只有那些不经意,甚至容易被忽视的家常,才会带来平淡的喜悦与富足。

难怪张爱玲在《我的天才梦》中写道:生活的艺术,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。我懂得怎么看“七月巧云”,听苏格兰兵吹笛,享受微风中的藤椅,吃盐水花生,欣赏雨夜的霓虹灯,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。在没有人有人交接的场合,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。

大上海才女所领略的生命欢悦,也颇具人间烟火气,是每个普通人都有并且可以领略到的欢悦。文艺的说法是“生活的艺术”,不如称之为“平淡的喜悦”。除却“微风中的藤椅”“盐水花生”“伸手摘树巅的绿叶”,还有更多,可以深情地煲一锅甜粥,可以欣赏雨后初晴的天空,或者,去公园里看草木葱茏青翠欲滴……这些平淡的喜悦,早已汇成了一条长长的溪流,萦绕着或浓或淡、或深或浅的诗情画意。

“辩才”通古今

□鲍海英

才”的方式,维护着中华文化的自尊。当时,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自位,他精通英、法、德、希腊、马来西亚等多国语言,第一位将中国的《论语》《中庸》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,被印度“圣雄”甘地称为“最尊贵的中国人”。

辜鸿铭做学问绝不是“书呆子”,除了博通外国诸种语言让人仰慕之外,更重要的是,他的言辞非常敏捷,“辩才”可不是浪得虚名。中国人都有祭祖叩头的传统,有一次,几个外国人见他给祖先叩头,就嘲笑说:这样做,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?他马上反唇相讥说:你们在先辈墓地上摆上鲜花,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?弄得那些外国人哑口无言。

晚清,是列强欺凌中华、国人饱受磨难的特殊时代。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,辜鸿铭始终以“辩

才”的方式,维护着中华文化的自尊。当时,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自位,他精通英、法、德、希腊、马来西亚等多国语言,第一位将中国的《论语》《中庸》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,被印度“圣雄”甘地称为“最尊贵的中国人”。

辜鸿铭生平喜欢与西方人辩论,这源于他天生的机智与幽默。一天,他在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,招待贵宾,点的就是煤油灯,烟气呛鼻。有人说,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,辜鸿铭则笑道:“我们东方人,讲求明心见性,东方人心明,油灯自亮。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,专门看重表面功夫。”他的话,犹如佛理,胜似哲学,也像故弄玄虚,还真唬住了

他们。

对于日本人,辜鸿铭的“辩才”同样毫不留情。中日“甲午海战”之后,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。在武昌时,曾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。辜鸿铭是张的幕僚,作为见面礼,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《论语》英译本。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“保守派”中的先锋大将,便乘机调侃道:“听说,你精通西洋学术,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,却不能行于19世纪的今天吗?”

辜鸿铭立即答道:“孔子教人的方法,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。在数千年前,其法是三三得九,如今19世纪了,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,并不会三三得八。”伊藤听了,顿时窘在那里,无言以对了。足见,辜鸿铭不但辩才卓绝,而且,思路清晰,放眼古今。